元好問集/1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八 ◄

元好問集
卷十九

► 卷二十

卷十九

碑碣

內翰王公墓表

歲癸卯夏四月辛未，內翰王公遷化於泰山。初，公以汴梁破，歸鎮陽。閑居無事，每欲一登泰山為神明之觀，然因循未暇也。今年春，渾源劉鬱文季當以事如東平，乃言於公之子恕，請御公而東，公始命駕焉。東平嚴侯榮公之來，率賓客參佐置酒高會，公亦喜此州衣冠禮樂有齊魯之舊，為留十餘日乃至奉符。府從事上谷劉翊子忠以嚴侯命從公遊，偕郡諸生五六人以行。公春秋雖高，而濟勝之具故在。及回馬嶺，褰裳就道，顧揖岩岫，欣然忘倦。迤邐至黃峴峰，憩於萃美亭之左，顧謂同遊言：「汩沒塵土中一生，不意晚年乃造仙府。誠得終老此山，志願畢矣。」乃約子忠先歸，而遣其子恕前行視夷險，因就大石上垂足而坐，良久瞑目若假寐然。從者怪其移時不寤，迫視之，而公已逝矣，支體柔軟，顏色不少變。子忠諸人且悲且駭，以為黃冠衲子終世修靜業，其坐脫立化未必能爾，謂公非仙去可乎？即馳報州將，扶舁而還，安置於郡北之岱嶽觀。又明日，孤子恕奉喪西歸，嚴侯特以參議張澄仲經護送焉。

議者謂泰山為天壤間一巨物，其神之尊且雄有不可誣者。齊景公伐宋，夢有隨而詬之者，當時以為師過山下不祭而然。秦始皇帝鞭笞六合，志得而意滿，欲以封禪誇萬世，乃為

大風雨之所匿薄。萬乘且然，況其下者乎？若夫天門、日觀，邈若世外，霞景靈異，水木清潤，宜有閎衍博大之真人往來乎其間。前人謂草堂之靈回俗駕而謝逋客者，非寓言也。惟公名德雅望，為天下大老。版蕩之後，大夫士求活草間，往往倚公以為重，至於鄙樸固陋，挾《兔園策》而授童子學者，亦皆想聞風采，爭先睹之為快。謂不為山之靈所貪慕，吾不信也。夫人以境適，境亦用人勝，故古今以人境相值為難。謝安之海道東還，李白之匡山歸老，雅志未遂，零落中塗。杜陵見於感詠，而羊曇為之慟哭。以今較之，公可以無恨矣。

恕既還鄉里，以六月辛未舉公之柩葬於新興里之某原，祔先塋也。冬十月，好問拜公墓下，恕持門生某人撰公行事之狀，以銘為請，乃泣下而銘之。

公諱若虛，字從之，姓王氏，槁城人。自先世以農為業。考諱靖，質直尚義，樂於周急，鄉人有訟，多就決之。後用公貴，贈朝散大夫。妣石氏，太原縣太君。考妣俱以上壽終。公即朝散君之第二子也。幼穎悟，若夙昔在文字間者。鎮人以文章德行稱者，褚公茂先而後有周先生德卿。德卿公舅行，自齠齔間，識公為偉器，教督周至，盡傳所學。及官四方，又托之名士劉正甫，使卒業焉。弱冠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甲科。俄丁朝散君憂，服除，調鄜州錄事。治化清靜，有老成之風。歷管城、門山二縣令。門山之政，尤為縣民所安。秩滿，老幼攀送，數日乃得行。用薦者入為國史院編修官，稍遷應奉翰林文字、同知制誥。奉使夏國，還，授同知泗州軍州事，留為著作佐郎。哀宗正大初，章宗、宣宗《實錄》成，遷平涼府判官。未幾，召為左司諫。正大末，以資歷轉延州刺史，不拜，超翰林待制，遂為直學士。

天興初冬十二月，車駕東狩。明年春正月，京城西面元帥崔立劫殺宰相，送款行營，群小獻諂，請為立建功德碑，以都堂命召公為文。喋血之際，翟奕輩恃勢作威，頤指如意，人或少忤，則橫遭讒構，立見屠滅。公自分必死，私謂好問言：「今召我作碑，不從則死，作之則名節掃地，貽笑將來，不若死之為愈也。雖然，我姑以理諭之。」乃謂奕輩言：「丞相功德碑，當指何事為言？」奕輩怒曰：「丞相以京城降，城中人百萬皆有生路，非功德乎？」公又言：「學士代王言，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？且丞相既以城降，則朝官皆出丞相之門，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誦功德，而為後人所信者？」問答之次，辭情間暇，奕輩不能奪，竟脅太學生托以京城父老意而為之，公之執義不回者蓋如此。

京城大掠之後，微服北歸，以至遊泰山，浮湛里社者十餘年，得壽七十。娶某郡趙氏，封太原郡夫人。子男一人，即恕也。女一人，嫁為士人妻。所著文編稱《慵夫》者若干

卷，《滹南遺老》者若干卷，傳於世。

公資稟醇正，且有師承之素，故於事親、待昆弟及與朋友交者無不盡。學無不通，而不為章句所困。頗譏宋儒，經學以旁牽遠引為誇，而史學以探賾幽隱為功。謂天下自有公是，言破即足，何必呶呶如是？其論道之行與否云：「戰國諸子之雜說寓言，漢儒之繁文末節，近世士大夫參之以禪機玄學，欲聖賢之實不隱難矣。」經解不善張九成，史例不取宋子京，詩不愛黃魯直，著論評之，凡數百條，世以劉子玄《史通》比之。為人強記默識，誦古詩至萬餘首，他文稱是。文以歐、蘇為正脈，詩學白樂天，作雖不多，而頗能似之。秉史筆十五年。新進入館，日有記錄之課，書吏以呈，宰相必問：「王學士曾點竄否？」又善持論，李右司之純以辨博名天下，杯酒淋漓，談辭鋒起，公能三數語窒之，唯有歎服而已。高琪當國，崇獎吏道，從政者承望風旨，以榜掠立威。門人張仲傑為縣，公書喻之曰：「民之憔悴久矣，既不能救，又忍加暴乎？君子有德政而無異政，史傳循吏而不傳能吏，寧得罪於人，無獲罪於天可也。」此書傳世，多有慚公者。朝臣論列，所見不能一，公從容決之，處置穩愜。至楊吏部之美、楊大參叔玉，亦推服焉。雅負人倫之學，黑白善惡皆了然於胸中，值真識者，始一二言之。朝議以公於中外繁劇、至於坐廟堂進退百官者，無不堪任，特以投閑置散不自銜鬻，故百不一試耳。典貢舉二十年，門生半天下，而不立厓岸，雖小書生登其門，亦殷重之。滑稽無窮，談笑尤有味，而以雅重自持。朋會間，春風和氣，周浹四坐，使人愛之而不忘也。自公沒，文章人物，公論遂絕。人哭之者云：「卻後幾何時當復有如公者乎？」嗚呼哀哉！其銘曰：

其秉心也磨而不磷，其及民也靜而無嘩。慕樂天之高而不禪逃，挾東方之雄而不辭誇。老儒便便，留書五車。我知天下之至理，寧當貴其多。小廉拘拘，規以匿瑕，而不知用其和。翕集群賢，從我嘯歌，春風時雨之沾浹，枯枿為華。嗟惟公乎，孰當測其涯！飄然而來，其必於瀚海而鯨波；泛然而遊，亦何計乎東觀之與蠻坡？太山天門，有物禁訶，蓋仙聖之所廬，而今得以為家。然則為瑞人神士者，其翕忽變化固如是耶！

內翰馮公神道碑銘

所貴於君子者三：曰氣，曰量，曰品。有所充之謂氣，有所受之謂量。氣與量備，材行不與存焉。本乎材行氣量，而絕出乎材行氣量之上之謂品。品之所在，不風岸而峻，不表襮而著，不名位而重，不耆艾而尊。是故為天地之美器，造物者靳固之，不輕以予人，閱百千萬人之眾，歷數十百年之久，乃一二見之。同乎其時，非無孤雋偉傑之士，從容於禮文之域，角逐乎功名之會，惟其俗不可以為雅，而劣不可以為勝，故自視缺然。陳

太丘事業無聞，而名重天下；房次律坐鎮雅俗，而舉世以王佐許之。施之當時，未必適用，然千載而下，有為之斂衽者，非品何以得之？元光、正大以來，天下大夫士論公平生者，蓋如此。

公姓馮氏，諱璧，字叔獻，別字天粹。其先定州中山人也。曾大父居泗，贈承務郎。大父仲尹，天眷初以進士起家，仕為中議大夫，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事。考子翼，正隆初進士，中順大夫，同知臨海軍節度使事，歿葬真定縣三橋裏之南原，子孫遂為縣人。鄭內翰景純、路孟州宣叔述世德之舊備矣。公幼穎悟不凡，始解語，中議君置之膝上，戲問未嘗見之物，而能以近似者名之，中議君喜曰：「吾孫文性見之於此矣。」弱冠補太學生，賦聲藉甚，諸人無能出其右者。承安二年，中經義乙科，製策復入優等，調莒州軍事判官。宰相以公學問該洽，奏留校秘書。丁繼母張夫人憂，去官。服闋，再調遼濱主簿。縣有和糴粟之未給價者，餘十萬斛，散貯民居，而以富戶掌之，中有腐敗者，則責償於民。歲既久，官吏囊橐為奸，民殊以為苦。公白於漕司，即日還之民，一境稱快。丁臨海君憂。四年，調鄜州錄事。

明年，王師伐蜀，刑部檄充軍前檢察，帥府以書檄委之。章廟欲招降吳曦，詔先以文告曉之，然後用兵。公檄蜀，既以上意諭之矣。蜀人守散關不下，我軍得奇道突出關背，殺獲甚眾。公為參佐言：「彼軍拒守而並禍其民，無乃與詔書相戾乎？」主帥聞而憾之，擠公招兩當潰卒，公即日率鳳州已降官屬淡剛、李果偕行，道逢軍士所得子女金帛牛馬皆奪付剛，使歸之其家，軍則以違制決遣之。比到兩當，軍民三萬餘眾鼓舞迎勞，公以朝旨慰遣之。其還也，帥始以公為賢，奏遷一官。五年，借注東阿丞，召補尚書省令史。用宰相宗室承暉薦，授應奉翰林文字、同知制誥，兼韓王府記室參軍。俄以大學博士兼前職。至寧初，賊臣弒逆，隨以子渭婚假去官。

貞祐初，宣宗幸汴梁，公時避兵東方，從單父渡河詣行在所，宰相奏復前職。被樞密院檄，行視河防，條上津渡屯戍之策。二年，同知貢舉事，竟，詔公乘傳講究陝西守禦方略。三年，遷翰林修撰。山東、河朔軍六十餘萬口，率不逞輩竄名其間，詔公攝監察御史，汰逐之。公與同官立式：軍戶僑寓民家者，主人具丁口上之官，冒增偽代，主客同坐。總領撒各門冒券四百餘口，劾案以聞，詔杖殺之。故使節所至爭自首，減幾及於半。復進一官。初，監察御史本溫被命汰宗室從坦軍於孟州，軍謀為變，本溫懼不知所為。尋有旨北軍沈思忠以下四將屯衛州，餘眾果叛入太行。本溫益懼，宿留孟州。樞密院奏公代本溫竟其事。公至衛，召四將喻以上意，思忠等挾叛者請公還奏之，公責以大義，辭直氣壯，將士慚服，不半日就汰者三千人。六月，改大理丞。詔與台官行關中，劾奏

奸贓之尤者商州防禦使宗室重福、諫議大夫石者而下十數人。陝西行台以夏寇之警奏，事定理問，詔公還，朝貴自是側目矣。

興定初，京畿春旱，詔禮部尚書楊雲翼暨公審理在京刑獄，事竟而雨，人以為無冤民之應。七月，遷南京路轉運副使。三年春，上以宋人利吾北難，歲幣不入者累年，假公安遠大將軍、兵部侍郎，充國信副使，副呂子羽詳問。宋人拒於淮上，使者不得行。明年，行台兵南伐，當由壽春涉淮抵滁、揚，詔京東總帥紇石烈志攻盱眙，仍繫浮梁以備台兵之還。志，小字牙古太，強臣之尤難製者也。台兵且南，志以盱眙不易攻，旋領精騎由滁州略宣化，縱兵大掠。故台兵所至，悉為志軍所殘，原野蕭條，無復人跡。宋人堅壁不戰，遂迤邐而東，擬取道泗州。宋復屯重兵盱眙，沿淮戰艦如櫛，我軍乃溯淮西上，僅由壽春而歸。行台奏志故違元授節度，以故無功，詔公佩金符鞠之。公馳入志軍，奪金符，易以他帥攝。志入獄，獄之外軍士嘩噪，以吾帥無罪為言，公怒責志曰：「元帥欲以兵抗製使邪？帥臣待罪之禮恐不如此，使者當還奏之，獄不必竟也。」志伏地請死，公言：「兵法，進退自專，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。」即用所擬聞，時議壯之。

再授翰林修撰。十月，改禮部員外郎，權右司諫、治書侍御史。詔問時務所當先者，公上六事，大率言減冗食，備選鋒，緩疑似以慎刑，擇公廉以檢吏，屯戍革朘削之弊，權貴嚴請托之科。又言：「山東地方數千里，齊、魏、燕、趙皆在其中，士馬強富，豪傑輩出，耕蠶足以衣食天下，形勢足以控制四方，彼疆此界，且在所必爭，況本吾版圖中物，乃置之度外乎？國家所以無東意者，不過謂財力單屈，有所不暇。或謂前日已嘗出兵，而事竟不成，故置而不論耳。臣以為不然。兵出無功，固不可因噎而廢食。生聚教育，蓋有馴致之道，必先富強而後進取。陛下亦安能鬱鬱久居於此乎？」又條自治之策四，謂別賢佞，信賞罰，聽覽以通下情，貶損以謹天戒。又論賢不肖渾淆曰：「崇慶初，西南路招討使九斤請先事用兵，仍乞詔夏人為犄角計，執政者沮撓之，策為不行，不旋踵而有縱敵之禍。大丞相承暉正色立朝，凜然社稷之鎮，而奸人忌之，擠守都城。人臣而死社稷在，承暉為無恨，然宗室賢相安危之所繫焉者，而以奸人之謀使之無益而死，天下為國家惜之耳。臣嘗謂賢不肖之不分久矣，夫惡惡著，則賢不肖別。賢不肖別，則天下可運之掌，於恢復乎何有？」

詔以東方饑饉，盜賊並起，以御史中丞百家為宣慰使，監察御史道遠從行。道遠發永城令、簿贓賕，百家與令有連，付令有司，而釋簿不之問。燕語之際，又許參佐克忠等台官。公皆劾之，百家竟得罪去。

初，諜者告歸德行樞密院言，河朔叛軍有竊謀南渡者，行院事知府胡土門、都水監使毛花輦易其言，不為備。一日，紅衲數百聯筏逕渡，殘下邑而去。朝廷命公鞫之。公以二將托疾營私，聞寇而弛備，且來不戰、去不追，在法皆當斬。或以為言：「二將皆寵臣，而都水者貲累巨萬，若求援禁近，必從輕典，公徒結怨權貴，果何益耶？」公歎曰：「睢陽行關，東藩重兵所宿，門庭之寇且不能禦，有大於此者復何望乎？有法而已，吾不知其他。」即以所擬者聞。

四年，遷刑部郎中。關中旱，詔公與吏部侍郎畏忻審理冤獄。時河中帥阿虎帶及僚屬十數人皆以棄城罪當死，繫同州獄待報。同州官承望風旨，問公何以處之，公為言：「故相賈公益謙判河中，聞絳陽受兵，悉軍救之，鉦鼓旗幟，連延數十里。敵聞救至，解圍去。僚屬請於公：『公不守河中而救絳陽，設兵至城下，何以待之？』公言：『諸君未之思耳。吾救絳陽，所以守河中也。』諸人皆謝，諸人不及。河中在今日尤為重地，朝議擬為駐蹕處也。本根不固，則河南、陜右有唇亡之憂。以渠宗室勳貴，故使鎮之。平居無事，以預備為言，竭民膏血為浚築計，剽騎才及解梁，乃以金城之險為不足守，遽焚蕩而去。驅迫老幼，填塞枕藉，爭舟而上者千百而一，哭聲竟天，流屍蔽川而下，煩冤之民無所於訴。此而不誅，三尺法無所用矣。吾常恨南渡倉卒，賈公之功不蒙顯異，然則不經之失，可使復見於今乎？」竟以無冤上之。冬十月，出為歸德治中。未幾，改同知保靜軍節度使事，又改同知集慶軍節度使事。於是公之年甲子周矣。自衛紹王專尚吏道，繼以高琪當國，朝士鮮有不被其折辱者，公憂畏敬慎，不忽遺細微，故自釋褐至今將三十年，而公私無笞贖之玷，然其撫四方者亦倦矣。到官不逾月，即上章請老。進通議大夫一官致仕，徑歸嵩山。愛龍潭山水，有終焉之志，結茅並玉峰下，旁有長松十餘，名之曰「松庵」，因以為號。自少日留意攝生，俯仰詘信，通昔不少倦，是以神明不衰。飲食起居，處豐儉之間。台閣舊遊、門生故吏，問遺山中者不絕。非若一節之士逃匿於空虛之境，以憔悴枯槁而為高也。明窗棐幾，危坐終日，琴尊硯席，翦然無塵埃。客至廢書，清談雅論，俗事不掛口。或與之徜徉泉石間，飲酒賦詩，悠然自得。嘗畫《管幼安濯足圖》以寄意，其趣尚略可見也。所釀酒名「松醪」，東坡所謂「歎幽姿之獨高」者，惟公能盡之。客有以京國名酒來與之校者，味殊不可近，正如與深山草衣木食人語，覺傭兒販夫塵土氣為不可向也。山多蘭，每中春作華，山僧野客人持數本詣公，以香韻高絕者為勝，少劣則有罰，謂之「鬬蘭」。鬬蘭、松醪，遂為山中故事。正大壬辰，河南破，乃北歸。以庚子七月十有四日終於家，春秋七十有九。某日，孤子渭奉公之柩祔於臨海君墓之側若干步。

夫人趙氏，汝州刺史周卿之孫。兵亂中，暨三女俱失之。渭，南京右廂機察。孫運安，

尚幼。

公資高朗，儀觀峻整，燕居未嘗有惰容，子弟化之，童幼皆以孝謹稱。母李氏，為臨海所絕，公奉之於外家，而事張夫人唯謹，嫌疑之地，能使內外無間言。公歿，悉以圖書第宅讓諸弟，獨護養小弱弟填，與同甘苦。族弟理，七歲失怙恃，而貲產殊厚，公慮為奴輩所侵，籍於有司，攜理之官下。及長，乃付之理，迄於有成。其與人交也，先難而後固，似疏而實親，雖幼同硯席者，亦皆嚴憚之。左丞董公紹祖奉使江左，得公詩餞行，喜見顏間。詩四韻，每誦一句，輒為一舉觴。李右司之純談笑此世為不足玩，見公必為之　　然。王延州從之公於鑒裁為海內稱首，敬公名德，至不敢以同年生數之。學長於《春秋》，詩筆清峻，似其為人。字畫楚楚，有魏晉間風氣，雅為禮部閑閑公所激賞。制誥典麗，當代少見其比。尺牘又其專門之學，風流醞藉，不減前世宋景文。

往在京師，渾源雷淵、太原王渥、河中李獻能、龍山冀禹錫從公問學，其人皆天下之選，而好問與焉。自辛卯、壬辰以來，不三四年，而吾五人惟不肖在耳。故渭以撰述墓碑莫好問為宜。尚憶公還鎮陽，過好問冠氏時，方為中暍所苦，然語及舊事，則往往色揚而神躍。以公初掛冠時校之，其神情故未減也。意天錫公難老，使後生望見眉宇，以知百年以來文章巨公，敦龐耆艾，故家遺俗蓋如此。私竊慨歎，使公得時行道，褒衣大冠，坐於廟堂，托六尺之孤，寄百里之命，招之不來，麾之不去，何必減古人？朝廷用違其長，顧每以城旦書見役，卒使之不遇而去。雖淮陽非公所簿，孫、劉輩有不得不任其責者耳。嗚呼，公已矣！渭所以屬筆者，其可辭哉？乃為論次之。銘曰：

維公之生厚有基，陽剛在中鯁自持。岩岩青峙峻以奇，塵表朗出莫可梯。白筆一奮雷風馳，眈眈虎如毛髮威，奔走魑魅號狐狸。元精降材匪一機，三光九泉絕等夷。大君裁成相所宜，望公廟堂佩安危。聲氣不動山四維，冠之惠文其敢卑。九鼎大呂棄若遺，負而趍者先所窺。鳳兮德衰天實為，正有來者吾何追。並玉之麓草木腓，兩崖出泉懸素霓。朝猿與吟暮鶴飛，不飲不食玉雪肌。幼安東還人代非，臨流濯足尚庶幾。滹河北原公所歸，墓形馬鬣大茂齊。龜石有銘告無期，公名萬年我前知。

國子祭酒、權刑部尚書內翰馮君神道碑銘

歲壬辰夏四月辛丑，京城受兵，刑部君逃難倉猝，遂與家人相失。明日事定，君之子源、吉輩求訪百至，幸其微服而北也，乃渡河物色之，於大名，於東平，於平陽，於太原、大興、大定，閱三數年之久，歷萬餘里之遠，間關險阻，饑凍困踣，瀕於死者屢矣，然

亦竟無所見。乙巳冬，好問過大名，始以所聞告君之季子亨，蓋君既為騎兵所得，欲擁而北行，人有見之者，謂君辭情慷慨，義不受辱，竟自投城旁近井中。亨乃發喪行服，又將以故事奉君衣冠葬於某所。以好問嘗得幸於君，涕泗百拜，以碑銘見請，謹為次弟之。

君諱延登，字子駿，姓馮氏，世為吉州吉鄉人。曾大父世安，以醫名河東，鄉里推其陰德及物，謂子孫當有起其家者。大父成，易醫而農。父時頗知讀書，且好與羽人禪客遊，後用君貴，贈資善大夫、始平郡侯。妣柳氏，始平郡太夫人，生二子，君其仲也。幼穎悟不凡，初入小學，輒云：「吾家生我，將不復耕鋤矣。」少長從鄉先生作舉子，即有聲場屋間。年二十三，登章宗承安二年詞賦進士第。解褐臨真主簿，再調德順州軍事判官。泰和元年，知懷寧寨事。部使者舉廉能，轉寧邊縣令。衛紹王大安元年秋七月，霜害稼，民無所於糴，官為發粟賑貧，君躬自區處，全活不勝計，刺史滏陽趙公周臣慨然以良民吏許之。三年，丁內艱。宣宗貞祐二年，起復補尚書省令史，知管差除。五年，授河中府判官，兼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。興定五年，充國史院編修官，考試開封進士。改太常博士。未幾，出為平涼路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。元光初，遷鞏昌軍節度副使，員外郎如故。明年十月，召為吏部郎中，兼翰林修撰，俄以知登聞鼓院、兼修撰，奉使夏國，就充接送伴使。

哀宗即位，正大元年，超翰林待制、同修國史，兼鼓院事。三年，考試宏詞科。尋被詔審理冤滯。七月，出為京兆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。五年，授睢州刺史，兼行大名府治中。尋改京兆府路司農少卿。七年，復翰林待制，充御前讀卷官，仍試宏詞。十二月，遷國子祭酒，借注翰林學士承旨、榮祿大夫，充國信使。以八年春奉國書見於虢縣之御營，有旨問：「汝識鳳翔帥否？」對曰：「識之。」又問：「何若人？」曰：「能辦事者也。」又問：「汝能招之使降，即貰汝死，不則殺汝矣。」曰：「臣奉書請和，招降豈使者事乎？招降亦死，還朝亦死，不若今日即死之為愈也。」明日復問：「昨所問，汝曾思之否？」對如前。問至再三，君執義不回。又明日，乃諭旨云：「汝罪應死，但古無殺使者理耳。」君鬚髯甚偉，乃剃去，遷之豐州。壬辰，河南破，車駕駐鄭州，有旨發還。三月入京，哀宗撫慰久之，復祭酒。歷禮、吏二部侍郎，權刑部尚書。明年，遭變，得年五十有八，積官資善大夫，勳上護軍，封始平郡侯，食邑千戶，食實封一百戶。

娶同郡樊氏，同官縣令邦憲之女，封始平郡侯夫人，後君兩月卒。子男三人，皆用蔭補。源，廣威將軍、嵩州軍資庫監。吉，廣威將軍、睢州軍事判官。亨，忠顯校尉，遙授靈

寶縣尉。二女：長嫁盱眙元帥府經歷官張愷，次嫁監湖城稅蘭公輔。男孫三人，曰：魏孫、眾奴、千奴。女孫二人：長適進士徐升，其幼在室。

君資謹厚，寡於言笑，外若平易，而臨事有執持，死生禍福不少變。初入官，遂有能名。懷寧先無廟學，君為伐縣中長生柳、取以為材，廟甫成，有芝十八莖生大成殿梁間，時人異焉。在寧邊日，學詩於閑閑公，從是詩律大進，致密工巧，於時輩少見其比。及入翰苑，一日直宮省殿，上急召草官誥三篇，君援筆立就，文不加點，壽國高公大加賞異，曰：「學士才藻如此，而汝礪不能盡知，慚負多矣。」因命錄所業以獻，君諾之而不之奉也。或以為言：「丞相求君文甚勤，何自閉之深也。」君曰：「仕宦窮達，在我而已，何至假人耶！」吉鄉別業有溪水當其門，故君以「橫溪翁」自號，有《橫溪集》若干卷行於世。平生以《易》為業，及安置豐州，止以《易》一編自隨，日夕研究，大有所得。既歸，集前人章句為一書，目曰《學易記》藏於家。竊謂君於生死之際，剛決如此，殆有得於《易》之所謂知命者非耶？繫之以銘，曰：

日吉兮時良，鬱佳城兮君所藏。仁者之勇兮決以剛，身已滅兮名益光。何以命之兮北方之強，天厚之報兮復且昌，世侯伯兮歲蒸嘗。橫溪兮洋洋，植豐碑兮墓旁。魂歸來兮安故鄉，滯淫盜墟兮亦何望！

此金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